



象棋與我

楊麗川醫師
美兆診所

我與象棋結緣甚早，還是小毛頭時，看見大人在三山國王廟下棋，我就會從圍觀的人縫裡鑽進去湊熱鬧，雖然還看不懂，但我就是喜歡那種兩軍對陣，劍拔弩張的氛圍，幾位兄姐都沒有這種愛好，所以曾笑我是天生的好戰份子。

小學四年級時，有個陳姓玩伴的父親很喜歡下棋，陳伯伯見我常杵在旁邊觀棋，會為我解說棋步，慢慢的我就看懂象棋的基本規則，偶而陳伯伯會在沒有棋友的情況下，讓我墊檔，起先從讓車馬開始、繼而讓單車，最後是平下。隨著棋力的提升，我對象棋的癮頭就更大了，常常是晚飯後草草趕完功課就衝去他家，殺到半夜還不歇手，母親會在闐無人聲的街道上喊我回家，但當下局勢大好，棄子

而走實在可惜，所以不敢回應，直到贏了棋翻牆回家（因大門已上鎖），再躡手躡腳的打開房門，家母已持家法等門後，屁股上少不得挨幾下，捂著火燙的屁股躺上床，心頭還樂滋滋的回味那盤棋。

後來因初中入學考前的惡補，日夜都被釘在課本上，不再有機會和他下棋，但是我一直感念陳伯伯是我的象棋啟蒙老師。

初中的時候，班上有幾位同好，彼此棋力相當，課餘經常切磋，猶記期末考後，同學們各自打包回家過寒暑假，我還和棋友在宿舍裡捉對廝殺，父親派來接我的司機一再催促，我頭也沒抬：「稍待稍待，快了快了。」好不容易分出勝負，才起身期約開學後再戰。

高中唸師大附中，有次代表學校參加北市中上運動會，賽前熱身時瞥見角落有人下象棋，一時興起湊了過去，連大會檢錄組的廣播都充耳不聞，最後是體育組長氣急敗壞的衝過來，拎著我的耳朵直接送到百公尺的起跑線上。

大學時，我常與棋藝社的棋友在學生活動中心開戰。記得曾有一盤棋雙方僵持，活動中心要關門時，彼此都不願罷手，就捧著棋盤到校門外的雜貨店續戰，到了午夜，雜貨店要打烊了，棋局仍未了，只好挪到馬路邊，就著暗淡的路燈在濛濛細雨中完成這盤棋。當年癡迷的景況，如今回想起來不禁莞爾。

大學的最後一年在台北空總實習，內科病房裡有間單人套房，長期住著一位老將軍，其實他只是輕微的慢性病，酷愛下棋，有一次和他下了一盤，從此之後，每天陪他下棋就成了我的 routine work。

畢業後當住院醫師的那幾年，基本上是沒有時間下棋，直到開業後，大約民國八十年，坊間推出一種手持式電子遊戲機，可以和它下象棋，機器的棋力約 2~3 級，但畢竟不必找棋友，而且隨時可以暫停，所以成為我在診間唯一的休閒活動。

退休後，擁有較多的時間，我會到廟口或公園觀棋，繼而找人對弈，

起先人不睬你，但只要能在棋盤上連贏幾盤，下回再去，棋友遠遠瞧你走來，就起身讓座了。

民國九十一年，我陪初中導師到河南旅遊，在楚漢對峙的鴻溝，有一家棋具專賣店，門口張貼佈告：「兩岸象棋大 PK，歡迎台灣棋友切磋」想來也是招徠手法，果然許多路過的台灣遊客上前試試手氣，老闆是個中年漢子，自稱有五段棋力，連贏幾盤後，口氣就膨脹了，直指台灣的水平與大陸有落差，如果台灣人能後手勝，就免費贈送棋盤一副。老師還記得當年我在課堂上偷下棋被活逮的糗事，要我上去挑戰，沒想到竟然讓我下贏了。

其實，那盤棋我贏得僥倖，起先是對方輕敵，佈局就有點鬆散，我知道他熟諳「橘中秘」的套路，刻意避免中譜，並用險招，連棄一馬一車，最後炮打悶宮，讓老闆的臉都打綠了，同行的團友則爆出一陣歡呼。

那些年，在黃憲一醫師的倡議下，高雄市醫師公會每年都舉辦會員象棋比賽，我曾在九十三年獲得冠軍，但是在捧起獎杯時，我卻感到格外心虛。

因為，在此之前，我雖然喜歡下棋，但只定位在休閒嗜好，完全是土法煉鋼，棋藝進步有限，雖然也曾打譜，但畢竟基本功不紮實，臨場的表

現很不穩定，經常糊裡糊塗就輸了，偶而下贏可能是對手失誤，自己也一頭霧水。

就在這個時機點，我突然發想要將自己的象棋作一番整頓，也剛好遇到棋力七段的林恩德老師，開始到他的象棋教室上課，林老師對於象棋的基本觀念及棋理有很精闢的論述，接著對開局、中變、殘局作有系統的剖析與歸納。

有如打通任督二脈一般，我對象棋的認識不再是霧裡看花，棋力也在短短一年內有了可觀的提升。隔年適逢第一屆全國醫師盃象棋比賽，我一路過關斬將，在最後一戰贏了呼聲最高的南投縣四段陳信利醫師，把冠軍獎盃留在高雄，也獲得全國象棋協會頒發的四段棋力證書。

慶功晚宴上，在諸多棋友的恭賀聲中，我心裡明白應該就此劃下句點，畢竟棋海無涯而人生有限，攀上了這個小山頭，我已心滿意足，不想將目光投向另一個更高的山頭，我要趁著漫天彩霞，享受緩步下山的輕快。

回顧過往，這輩子在棋枰上行車跳馬，輸的較多，偶而也曾贏過，雖然沒能成為高手，卻也走出一些滋味。概括的說，下棋讓人懂得謀定而後動，講究效率、制敵機先，綜觀大局，在關鍵時刻做出取捨，面對困境時，能沉著冷靜，堅持到底。

另外，在棋枰上洞見本性，可以廣交良友。我的三哥個性溫厚，曾說過：「象棋殺氣太重」，所以從不奕棋。其實棋如其人，也不見得一定凶險。宏法寺的開證法師生前曾與我一局之緣，只見他揖讓就座，悠然盤腿，走子如春風拂面，毫無拼殺戾氣，但布局方正，棋路穩健，也無法佔他便宜，雙方攻守消打，如文友唱和，大師棋風溫煦若此，令人懷念。

蘇東坡自謙「不解棋（圍棋）」，曾說過：「勝固可喜，敗亦欣然」，有人認為這正是他老是下臭棋的原因。其實，一般人只以下棋作為休閒娛樂，自然不必像職業棋手，招招割喉見血、局局生死相搏。縱使下出臭棋，拍拍腦袋，哈哈一笑，不也就是難得糊塗！

尤其到了這個歲數，棋盤上的輸贏已不重要，若能遇到棋品好的對手，在炎炎夏日，樹下涼風習習，兩人隔桌手談，悠悠的蟬聲伴著棋子聲，真乃消暑快事，此時已是人在棋中，而意在棋外。

在象棋的黃樹林裡優遊一遭，揮別之際，隨筆寫下這首五絕，且掛上枝頭：

枰上刀兵險
心頭一縷閒
沉浮隨浪去
子盡有餘歡